

山语

范墩子

山里住惯了，就有了山的性灵，山的意识，渐渐能识辨了山的表情，山的语言，以至成了山，通了山的呼吸。极少再下山见人，厌恶社交和热闹，厌恶所有废气很重的人。好静，罕言。无事时，卧在草堆，听山说话，叽叽咕咕，低吟却夹着风，带着风。云是树哈出来的气，风是天神捎来的信。山说着，说得混沌，你听着，听得舒坦。累了，席草而睡，醒了，对山喃喃。

往深山里走，只听树叶哗哗地落，太阳一会悬在树梢，一会被云遮住，鸟雀站在枝头，眼睛贼溜溜盯着你，你喊一声，它唤一串，扑棱棱飞到别的树上，心里咒骂着云。你却喜得抱住冷杉，摇摇日隐雾涌，枝叶乱颤，松鼠

从这里跃到那里，云堆在你头顶，雨顿时就落下来，浇得你撑起伞克往前跑，没跑多远，雨又停了，阳光顺树杈射落，映得你紧闭双目，心间甜腻。你坐在瀑布边，朝绿潭扔石头，水珠四溅，油松影刚好就落在你额上，悠悠地晃，这时你倏地听到谁在喊你，便竖起耳朵，你懂了，是山在唤你，也就跟着唤，你一唤，山又接着唤。一声又一声，声声回荡，麦穗鱼在听，银线草在听，金丝猴在听。你踩着枯叶和碎石接着攀，枝条繁密，野草绊脚，到半山，雾就在你脸上走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。再往上，登了顶，你累得要靠树睡下，却

一抬眼，天光晶莹，山雾尽散，你脚下的山，对岸的山，尽收眼底，远处的山仿佛在睡，隐在云霞背后，青着脸。这时你觉得你就是芭茅，顺风起伏，被山紧搂在怀里。

你最喜冬上落雪，山路滑，得拄木棍走，常常是山下无雪，到高处，雪压万木，好不灿烂。你刚歇好走开，寒风一来，枝头的雪就势乱舞起来，有的掉在你头上，你也不去掸，仰头只觉得宛如无数只白色的蝴蝶在飞。

雪后初霁，光影透过树枝闪烁烁烁，还有红柿挂在树梢，顶着白雪笑。你躺在雪地里长吼，吼得野兔都跑出来看，山里云天一色，茫茫一片。抵终南山灵应台顶，山被雪覆，

云就在你脚下涌，悠悠来，悠悠走，忽浓忽稀。有时如雄狮在跑，背后生风，白浪荡荡；有时如银蛇游走，气冲霄汉，直挂云天，万马奔腾；有时如月光铺地，卷着浮云和白雪，簌簌地响，袅袅地动。

你站着，呼吸着山的呼吸，深嗅着山的气味，你被云海淹没，你成了树，成了松，成了石，完全消失，仿佛从不存在。那时候，你就是秦岭里的草，秦岭里的风，秦岭哈在冬月的气，你走呀走，走遍秦岭72个峪口，走遍大大小小的山，山月映照着你，山光记住了你，枯叶下全是你遗留在山里的梦。你仍时刻把耳朵伏在地上，只盼能听清秦岭的心跳和言语。

我当年在师范求学的时候，因为喝茶闹出过笑话。那是因为过去家里特别穷苦，家里人从来没有喝茶这一习惯，我也不知茶为何物。所以当年甫一进学校，对于学长乡党的以茶招待，颇为惊诧，茫然无措。及至我招待他们的时候，为表真心实意，我把当时以为最好的茉莉花茶大把抓到杯子里冲泡。以至于稍待片刻，杯中只见满是发散的茶叶而不见茶汤，啜一口也是满口苦涩，很难下咽。事后有学长提醒我茶叶太多，我竟然回复“以为茶叶放得多才足以显其诚心”而成为一时笑谈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个叫油泉的小乡工作。那里的乡亲们真诚，家里即使再穷，只要有人上门，都会倾心相待。也因为油泉乡山大沟深，贫瘠的土地大多居于群岭高山之中，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。他们的饮食习惯比较简单，一天只吃两顿饭。至于早晨起来，根本没有早餐。那么他们的体力如何维持呢？就在于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喝茶。

我第一次喝他们的茶，实在是无法下口，更不用说下咽了。因为他们的茶，是在炕门灶火上，用一个悬挂的大铁壶或者铜壶，被常年不熄灭的柴火熬煮出来的茶汤。那是一种近乎黏稠发黑的，又苦又涩的汁液，喝这种熬煮的粗茶，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除了吃饭之外的餐饮习惯了。

后来，我慢慢从一个茶盲到一个喝茶爱好者，逐渐对于茶事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感悟。某次去省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，其中不乏茶道高手，朋友给我讲解了很多关于茶的知识。他说人在喝茶之后，人体糖分流失，茶碱会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会使人消化加快而产生生理上的饥饿感，故而饮茶间需要甜品糕点佐之，方可中和适然。此之谓“茶点”之名耳。假如人在空腹情况下饮茶过多，茶多酚会使人神经兴奋，会情不自禁激动生情，情绪上的变化会导致人有一种神魂颠倒的状态，此之谓“醉茶”。

朋友说，酒品看人品，茶品却更能看出人性。三杯茶可以看一个人。比如从斟茶的礼仪上，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。喝酒对饮是一种境界，但是品茶最好三人共之，三人成“品”，志同道合也。一杯香茗，最好三口饮尽，亦成“品”耳。第一口浅尝辄止，舌尖触味，清淡生津；第二口，惬意生香，含馨蕴韵；第三口，润喉生香，悠然回味。

他还说喝茶有“三不喝”。心情不佳而饮之，愈饮愈伤；境地不美而饮之，愈饮愈躁；于茶无知者而饮，饮之犹如牛嚼牡丹，索然无趣，索然无意也。至于什么是好茶，其实只是个人主观臆断。饮茶如穿衣，自以为味之最佳即为最佳，着之裙裳自以为最美即为最美。所以，茶之味，喜欢即是极品。

而喝茶与品茶，却完全不是一种行为方式。二者的修为境界，天差地别。喝茶是一种生理需要。但是品茶，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性情的陶冶。喝茶，喝的是安神。品茶，品的是静心。喝茶，只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。品茶，品的是人生，是对岁月的感悟，是对禅道的体会。

茶也是一种陪伴。有文章说，“有茶的日子，连孤独也变得温柔。”当你在寂静的清晨、午后或者黄昏，那悄然改变着季节和岁月的，天地间的风从你脸上拂过，而你摒弃了世间喧嚣，手捧一杯热茶，此时此刻，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孤独啊！而这种孤独，又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享受啊！

因为喝茶，你可能会与茫茫人海中的某一个人相遇。就可能有一次与你灵魂的对话，就会多一种对生活的感悟。茶友，灵魂共鸣者也。在和某人品茶的过程中，你会因茶结缘，精神碰触火花，灵魂与灵魂相互品读。在品茶的过程中，彼此交流关于生活、关于爱情、关于理想、关于命运等等诸多话题，而每一个话题引发的思考，都会在这悠然的绵长的茶香中，得到新的诠释。

所以更喜欢喝茶时那种在茶之外的美好享受。回到老家，我会与父亲泡一杯他特别喜欢的酩茶，让他小小满足一下儿子带给他的难得品味生活的天伦之乐。有时在办公室，我会泡一杯碧螺春，独饮清香时的回味，会化解我的压力而襟怀坦然。闲暇的时候，我会坐在书桌前轻饮细品一杯铁观音，和着舒缓的音乐，把我带到书页里的世界，悠然地在我文字的天地中，任意驰骋，自由行走。

我还喜欢在雨天沏茶，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，融化在茶杯与清激明净的色泽中，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却让我沉默中聆听到大自然与灵魂交汇的声音。茶，让我明白等待的意味，让我学会了欣赏，让我感悟到生命的真谛。

茶的芳香里，是时间的记忆和岁月的沉淀。那些早已忘记的时刻，那些已经逝去的面容，会在茶香中寻找出过去的光影。

现在，我栖居在这个雨中的山村，面前是一个憔悴的农妇，给我冲泡的一碗粗茶。我吹了吹浮在上面的碎茶叶沫子，畅饮一大口，那茶碗中的世界，就像她对生活的轻描淡写，勾勒出一幅冷暖自知的岁月图画。

我们每个人都犹如杯中一片茶叶。每天都被水浸淫着，不知道冲泡过多少次，被多少人品尝过，然而其中茶味所何，自己其实全然不觉。而只有端杯品味之人，才能体会而知。但是，我们这片茶叶，究竟如何在千滚水万沸汤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就需要我们自己，在人生这杯茶的冲泡过程中，成就自己的成长。

看着对面那烟雨蒙蒙的山峦，我再畅饮一大口，此刻的心头，一片空灵。

茶之思

姜毅

一张奥运冠军合照

时贺新

会，我国夺得32枚金牌，块块沉甸甸的金牌，激励着我朝自己的“金牌”目标——专升本砥砺前行。

2002年秋季，我到西安南郊念法学专科。法学专科生未来没啥好出路，唯有提高学历，获得本科文凭。因此，专升本成为三年专科生涯压在我胸口的一扇磨盘。因为专科三年级时，可参加在校专升本考试，这是提高学历的最佳机会。

转眼间，两年时间悄然过去，我即将步入大三。大二暑假期间，第2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。电视荧屏外的我，看着一个个运动员生龙活虎、努力拼搏的精彩瞬间，在国歌奏响、红旗冉冉升起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浑身热血沸腾，激动得如亲临颁奖现场。边看边暗下决心，要像那些运动员一样，挥洒汗水，激扬青春，全力以赴备考，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每枚金牌，来源于运动员的刻苦训练，积年累月的不懈坚持，数年如一日的付出。榜

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要是能有张奥运冠军的照片，贴在宿舍墙上，能时时激励着我，该多好啊！

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秋季开学后一天，我去教师办公室向老师请教专业课上的疑问。在报刊栏前，惊喜地发现报纸一个版面刊发我国奥运会金牌得主“全家福”。征得老师同意，乐滋滋地拿回这张报纸。

仔细地裁下奥运会金牌得主“全家福”，小心翼翼地贴宿舍床头醒目位置。每天清晨睁开眼睛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都要看一看墙壁上的照片，暗暗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向他们学习，绝不松懈，绝不退缩。

全省数千名法学专科生，在校专升本本中择优，应考者的成绩得出类拔萃，方可有被录取希望。四门考试科目，十几本砖头厚的复习资料，知识点要熟捻于心，刻印在脑海。要想笑傲考场，我比大学前两年更勤奋更用心，天天泡在校图书馆、自习室。没有任何娱乐，只有夜以继日地学习。每天披着星星出公寓楼，在西操场边路灯下晨读。

迎着孤月最后一个走出校图书馆，夜色中匆匆回公寓楼。

困了，累了，烦躁了，焦虑了，我都会想起奥运冠军金牌得主照片，想起他们那灿烂的笑容。听听汪正演唱的歌曲《超越梦想》，优美又激荡人心的旋律让人心潮澎湃。少顷，满血复活，斗志满满，再次拿起复习资料……

时间如流水，朝夕不停歇。第二年4月，在校专升本考试如期举行。我挺直腰杆，大步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。

6月上旬，在学校南门门房，我拿到了来自延安大学招生办的挂号信。手握薄薄的却又似千斤重的挂号信，我万分喜悦，犹如古代中榜的新科进士。

此后，每当四年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如约走来，我国运动员们全力激战奥运战场，我都会想起2004年那张我贴在墙上的奥运会金牌得主“全家福”，一幕幕往事在心中翻涌，清晰如昨。

新的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，更高，更强，更团结，勉励平凡的我，脚踏实地奋进每一天。

我的楝花

刘育华

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盛开的荷花、清透的风、青石板房、平凹故居、二郎庙、魁星楼、法兴寺、宋金街、葡萄酒庄和其中的鸟啼、蛙叫、鸭吟、鱼戏之情趣……如揭开了百宝箱，它们都急切地想往外冲。

我每周回娘家，陪母亲的方式大多是推着车沿荷塘转转，或一起坐在大门口看行人、说闲话、听秦腔。母亲最热心的是游客在问路时当义务指路人。

“到平凹屋里，可以从我家门前向西20米，有向北的台阶路，上台阶一直走，几百米就到了。或者从我门前朝东走大约30米到宋金街，沿标志走没错。”

今天中午太阳焦火，游人并没有减少，我们门口游客一波一波的，拍以荷花为背景的各种美照或坐船穿梭在荷叶荷花间。母亲稳坐钓鱼台，对路人一点评。一个游客对我说，你们这里看着大太阳的，一走到树荫处，立马能感觉到凉爽。我说，我们这里空气好，风是清透的，到了树荫下或屋里差别就明显。我们这里早晚不用开空调的。她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感觉到了。

我和母亲在门口坐了两个小时，引导了5个游人找附近的平凹故居、法兴寺。

我感到有点口渴，趴在离大门口几步远咚咚流淌的泉水上美美喝了一气，凉森森的感觉直入肺腑，全身清爽。只可惜，这么甜美的泉水在没人用的时候就流走了。我常常想，就不能安个大水龙头给存起来？可惜了，可惜了！

往往看见有路过的外地人，开了车的，发现了这泉水，就会用泉水洗手洗脸，洗了随身带的手帕和水杯，接水喝了，甚或把车上能盛水的器具都盛满，包括小宝宝的奶瓶。又拍了那些七八个围着泉边洗衣谈笑的姑娘、媳妇，恋恋不舍不愿离开。他们可能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和美的气氛和清亮绵延不断的泉水。

“把莲菜叶折了盖在头上，能筛个啥样！”我推着母亲沿千亩荷塘边的路闲转的时候，母亲愤愤地说，语气很不满。我装着没听见，只顾推着她走。

“折一个莲菜叶要瞎一窝莲菜哩！”走几十步远，母亲又一次转过头看我说。母亲的眼里有对我的期待。我当然知道，母亲看见荷塘边游客折了荷叶，她心疼哩。自我记事起，看见别人折荷叶或荷花，母亲就要说这话。只是，母亲年轻时会上前阻止的，而如今，年迈的母亲只能期望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维护这荷叶荷花。

“你好！折了荷叶或荷花会罚款的。”

我为了安慰母亲，走上前对游客说。正把荷叶反盖在头上做妩媚状的年轻妇人，慌忙将荷叶撇向荷塘，拉着她的孩子匆匆离开了。

天说变就变，刚刚还是大太阳，不一会儿起了狂风，一大疙瘩黑云涌在了我们头顶。我招呼母亲朝屋里走。看见门前几步远打扫公共厕所的保洁员正在戴帽子、披雨披。

“来我家避雨来。”我和母亲招呼她。

“不了，不了。怕来了人找不到厕所呢。”

“都躲雨哩，没啥人。”

“不了，不了。干啥的要务啥！”

从娘家回家走在宋金街时，听到这样一段对话。

“那家饭店真好，加面不要钱，一顿饭10元吃饱吃，走时还问要不要带一角锅盔馍，锅盔馍不要钱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真是想不到。”

我听到这些话，就如是对我的夸奖。真希望我们这里这样的店家越来越多，真希望这些开饭店的都有长远眼光、大格局。

节日时的楝花古镇更热闹。宋

金街路边戏台子上有老艺人在吼秦腔；二郎庙对面戏台子上几个年轻姑娘在唱流行歌，有朝气有活力。荷塘边看荷花荷叶的千姿百态，看游人喜滋滋以荷为背景的各种美拍，看千亩荷塘上的空中，突然飞行威风的武士——提着剑，扎势斩妖除魔。在古镇游玩的路上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古铜色的汉子，骑着一匹强健挺拔的棕色大马悠闲自在；也可能是一群美女，着汉服，甩着长长的袖子在舞蹈；还有巡街的古装武士呢，男的威武，女的飒爽。楝花演绎实景演出正在上演，那古朴的场景，梦幻般的意境，那幽怨的琴音，那唧唧的马蹄声，那轰隆隆的炮声……牢牢地吸引你，督促往下看，再往下看……

我之所以能这么有底气地说“我的楝花”，是因为在家乡，遇到的保洁员、保安、店主都是我的村人，他们勤恳地经营着，爱护着这里的一切。楝花景区经过这十来年的完善，确实是值得来看看，走一走的地方——它不仅风光独好，有深厚的地域文化沉淀，更是民风淳朴呢。如果想得到美好的体验，只有等你自己来看看，走走。

我的家乡，我美丽的楝花，今年的荷花正开得酣畅。

生活百味

盛夏，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如火如荼地举行，无数参赛队员为国家荣誉、个人梦想，为刷新奥运纪录，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……

我既非专业运动员，亦非运动达人，却也日日关心奥运。只要能抽出一丝空儿，我定会看会儿比赛，特别是我国夺金项目，与大家一起见证、一起分享我国运动员摘金夺银的高光时刻。雄壮激昂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次次奏响，五星红旗一次次冉冉升起，迎风高高飘扬奥运赛场。面向鲜艳的五星红旗注目礼，我国的运动员满面自豪，有的已是热泪盈眶。电视荧屏前，每每此刻，我亦心情激动，兴奋不已。

忆往昔，20年前2004年雅典奥运

商洛山

(总第2629期)